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八十六回 念親情孝女揮淚眼 談本姓侍兒解人頤

話說蘭芝道：「眾人聞了此話，莫不落淚，豈不打破酒興麼？」閩臣道：「此事雖由那個『風』字惹出來的，但蘭言姊姊這幾句話，令人聽了，卻勉勵我們不少。據我看來：無論貧富，得能孝養一日且孝養一日，得能承歡一日且承歡一日；若說等你富貴之時再去盡孝，就只怕的來不及了！」蘭芝道：「好姊姊！莫傷心，接令罷。」蘭言掣了人倫雙聲，就在桌上用酒寫了一個「△」字道：「玉兒：你可認得？」玉兒走來望一望道：「這是某處的『某』字，又讀公私的『私』字。」蘭言道：「你何以曉得？」玉兒道：「當日晉朝范寧注《穀梁》，曾有『某』字之說；周時韓非論倉頡，卻有『私』字之義。」蘭言道：「我正要將這『私』字告訴他，好寫在底本上，誰知他更明白。」題花道：「這叫作『強將手下無弱兵』。請罷，玉老先生，我們認得你了！」紫芝道：「他豈但在冷字上用功，還有一肚子好笑話哩。」月芳道：「少時我飲兩杯，務必代我說一個。」青鈿道：「我記得『……子欲養而親不待』這兩句倒像出在劉向《說苑》。怎麼說是韓嬰《詩外傳》呢？」春輝道：「你把這兩部書仔細對去，只怕有幾處都是雷同哩。」蘭言道：「多謝明斷。公姑《韓非子》自營為△，背△為公。『為△』、『△為』俱疊韻，敬紅萸姊姊一杯。」紅萸道：「我情願吃兩杯，這個笑話只好拜託玉姑娘了。」寶雲道：「姊姊怎麼稱他姑娘，豈不折他壽麼？」紅萸道：「這叫做『敬其主以及其使』。況他如此穎悟，下科怕不中個才女！」紫芝道：「他的笑話雖好，不知可能飛個雙聲疊韻？」蘭芝道：「如飛的合式，諸位才女自然都要賞鑒一杯。」玉兒道：「我就照師才女『公姑』二字飛《焦氏易林》『一巢九子，同公共母』。雙聲疊韻俱全，敬諸位才女一杯。」紫芝道：「都已賞臉飲了，說笑話罷。設或是個老的，罰你一杯。」

玉兒道：「就以我的姓上說罷：有一家姓王，弟兄八個，求人替起名字，並求替起綽號。所起名字，還要形象不離本姓。一日，有人替他起道：第一個，王字頭上加一點，名喚王主，綽號叫做『硬出頭的王大』；第二個，王字身旁加一點，名喚王玉，綽號叫做『偷玉壺的王二』；第三個，就叫王三，綽號叫做『沒良心的王三』；第四個，名喚王丰，綽號叫做『扛鐵槍的王四』；第五個，就叫王五，綽號叫做『硬拐彎的王五』；第六個，名喚王王，綽號叫做『歪腦袋的王六』；第七個，名喚王毛，綽號叫做『拖尾巴的王七』；第八個，名喚王全，……」玉兒說到此處，忽向眾人道：「這個『全』字本歸入部，並非人字，所以王全的綽號叫做『不成人的王八』。」

月芳笑道：「這個笑話雖好，未免與你尊姓吃虧。我吃兩杯，你也替說一個，我好銷帳。倘能把他們昨日射鴿子說一笑話，我格外再飲一杯。」玉兒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勉強敷衍一個：有一武士射鴿，適有一人立在鴿旁閑望，惟恐箭有歪斜，所以離鴿數步之遠，自謂可以無虞。不意武士之箭射的甚歪，忽將此人鼻子射破，慌忙上前陪罪，連說失錯。此人用手一面掩鼻，一面說道：『此事並非你錯，乃我自己之錯。』武士詫異道：『我將尊鼻射破，為何倒是你錯？』此人道：『我早知箭是這樣射的，原該站在鴿子面前。』」鄺錦春笑道：「玉姑娘！我也只好奉煩了。」紅珠道：「姊姊詩學甚精，如做一首打油詩也就算了。何必定說笑話？」玉兒道：「才女把酒乾了，我就說個做詩笑話。有一士人在旅店住宿，夜間忽聽隔房有一老翁自言自語道：『又是一首。』士子付道：『原來隔房竟是詩翁，可惜夜深不便前去請教。據他所說又是一首，可見業已做過幾首了。』正在思忖，只聽老翁道：『又是一首。』士子道：『轉眼間就是兩首，如此詩才，可謂水到渠成，手無難題了。』到了次日，急忙整衣前去相會，略道數語，即問老翁道：『聞得老丈詩學有七步之才，想來素日篇什必多，特來求教。』老翁詫異道：『老漢從不知詩，不知此話從何而起？』士子笑道：『老丈何必吝教？昨晚隔房，明明聽見老丈頃刻就是兩首，何必騙我？』老翁道：『原來尊駕會意錯了。昨晚老漢偶爾破腹，睡夢中忽然遺下糞來，因未備得草紙，只得以手揩之。所謂一手一尿者，並非一首詩，乃是一手屎。』」眾人聽了，不覺大笑。題花道：「凡做詩如果詞句典雅，自然當得起個『詩』字；若信口亂言，就是老翁所說那句話了。」

紅萸掣了地名雙聲道：「東都《江醴陵集》帳飲東都，送客金谷。本題雙聲，敬亭亭姊姊一杯。」春輝道：「姊姊怎麼忽然鬧出江文通《別賦》？恰恰又飛到亭亭姊姊面前，豈不令人觸動離別之感，『黯然銷魂』麼？若要想起諸位姊姊行期，連日之聚，真是江文通說的『惟樽酒兮敘悲』了。少刻必須紫芝妹妹把將來別後大家怎樣音信常通唱個小曲，略將離愁解解才好哩。」

亭亭掣了列女雙聲道：「媼母《老子》有名萬物之母。『萬物』雙聲，敬豔春姊姊一杯。」玉芝道：「我記得『媼母』二字見之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別的書上也還有麼？」亭亭道：「即如『媼母姣而自好』，見屈原《九章》；『媼母有所美』，見《淮南子》；『媼母勃厲而自侍』，見東方朔《七諫》；『媼母倭傀，善譽者不能掩其醜』，見《王諫議集》；『飾媼母之篤陋』，見《晉書·葛洪傳》；『瞽者遇室，則西施與媼母同情』，見嵇康《養生論》；『使西施出帷，媼母侍側』，見吳質書。他如古詩『若教媼母臨明鏡』之類，歷來引用者甚多，妹子一時何能記得。」

玉芝道：「常聽人說亭亭姊姊腹中淵博，我故意弄這冷題目問他一聲，果然滔滔不斷，竟說出一大篇來。」施豔春掣了官名雙聲道：「祭酒《周禮》酒正掌酒之政令。『之政』雙聲，『政令』疊韻，敬綠雲姊姊一杯。」綠雲掣了藥名雙聲道：「細辛劉熙《釋名》少辛，細辛也。本題雙聲，敬珠鈿姊姊一杯。」珠鈿掣了時令雙聲道：「小雪《春秋·元命苞》陰氣凝而為雪。『而為』疊韻，敬紅葉姊姊一杯。」紅葉掣了百穀雙聲道：「麩麥《尚書·大傳》過殷之墟，見麥秀之蘼蘼。重字雙聲，敬幽探姊姊一杯。」幽探掣了服飾雙聲道：「布帛《諸葛丞相集》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陽。『本布』、『躬耕』俱雙聲，敬書香姊姊一杯。」林書香掣了財寶雙聲道：「寶貝鍾嶸《詩品》陸文如披沙簡金，往往見寶。『簡金』重字俱雙聲，敬瑤釵姊姊一杯。」緇瑤釵掣了地理雙聲道：「瀑布《孫廷尉集》瀑布飛流以界道。本題雙聲，敬麗娟姊姊一杯。」麗娟掣了藥名雙聲道：「百部《大戴禮》有霸之蟲，三百六〇。『有霸』雙聲，敬堯春姊姊一杯。」堯春掣了飲食雙聲道：「玉液史游《急就章》有液容調。『有液』雙聲，『液容』雙聲，敬秀春姊姊一杯，普席一杯。」陶秀春道：「這個『容』字，我們讀做『戎』字，今姊姊說液容雙聲，只怕錯了。」春輝道：「按前人韻書，容液本歸一母。若讀做『戎』字，那是貴處土音，豈是堯春姊姊錯哩。」

秀春道：「既如此，這個笑話少時只好奉托玉姑娘了。」紫芝道：「與其記在帳上，莫若你飲兩杯，我替你說。」秀春把酒飲了。紫芝道：「有個公冶短去見長官。長官道：『吾聞公冶長能通鳥語，你以『短』為名，有何所長？』公冶短道：『我能通獸語。』正在說話，適有犬吠之聲，長官道：『你既能通獸語，可知此犬說甚麼？』公冶短聽之良久，不覺皺眉道：『這狗滿嘴土音，教我怎懂！』」眾人一齊大笑。

秀春道：「怪不得教我預先吃酒，那知這短命鬼卻來罵我！」隨即掣了音律雙聲道：「音樂《孝經》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『於樂』雙聲。敬紫雲姊姊一杯。」閩臣道：「據這兩句聖經看來，可見人家演戲，那壞人心術之戲也不可唱。若是官長在廟宇敬神，以及父兄在家庭點戲，尤應點些忠孝節義的使人效法才是。雖係遊戲陶情，其實風化攸關，豈可忽略。但人以圖悅目，那裡計及於此。」

紫雲掣了列女雙聲道：「雲英陶潛《聖賢群輔錄》天下忠貞魏少英。『忠貞』雙聲，敬淑媛姊姊一杯。」淑媛掣了藥名雙聲道：「荊芥《曹大家集》生荊棘之榛榛。『荊棘』、『之榛』俱雙聲，『生荊』疊韻，敬文錦姊姊一杯，普席兩杯。」青鈿道：「且慢斟酒。我記得揚雄《反離騷》有此一句，為何說是《曹大家集》？只怕要罰一杯。」春輝道：「那《反離騷》是『枳棘之榛榛兮』與《東征賦》『生荊棘之榛榛』卻微有不同，只怕妹妹錯了。」青鈿道：「呸！是我記錯，罰一杯。」謝文錦道：「我不會說笑話，這個交易可有人做？」紫芝道：「你真不會，把酒乾了，我替你說。」文錦道：「莫非騙我吃

酒，又是『公冶短』麼？」紫芝道：「你說話又無土音，就是『公冶短』也與你無干。」文錦把酒飲了。紫芝道：「有個公冶矮去見長官。長官問其所長，原來此人乃公冶短之弟，也通獸語。正在談論，適值驢鳴。長官道：『他說甚麼？』公冶矮道：『他說他不會說笑話。』」文錦忍不住發笑道：「我也不知他怎麼編的這樣快。」隨手掣了舟車雙聲道：「錦車《易經》大車以載，有攸往，無咎。『有攸』、『往無』俱雙聲，敬題花姊姊一杯。多飛『無咎』二字，以為日後若花姊姊飛車回鄉吉祥之兆，並非敬敬普席之酒。」蘭言道：「聞得飛車出在奇肱，若花姊姊這個飛車可是此處借的？」若花道：「飛車原是奇肱土產，近來周饒得了其術，製造更精，所以家父從周饒借來的。」玉芝道：「將來我們過去送行，倒要長長見識哩。」

題花掣了服飾雙聲道：「我用剛才『銀漢浮槎』那個典故，春輝姊姊以為何如？」

春輝拍手笑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妹子就有文章做了，姊姊快些交卷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